

第二場—熊吉的戰爭遊戲

空台，有一架衣車，上面掛滿衣服。視情況增加道具。

兔美、熊吉、貓太

三個演員戴著兔、熊、貓玩偶頭套，風格卡通不寫實，在舞台上換裝，扮演各種不同角色。

兔美、熊吉、貓太穿近似內衣的簡單衣物上，去除性別特徵，也不裸露。

兔美：今天要玩什麼？

貓太：不知道。

熊吉：我想玩戰爭遊戲！

貓太：好多次了。我不要。

兔美：對啊，每次都重複，我不要當戰敗國。

熊吉：這次不一樣，你們沒看過又戰敗又戰勝的人。

貓太：什麼意思？

熊吉：就是—就是—雖然戰敗了，又變成戰勝國。

兔美：聽不懂。

熊吉：開始玩你就懂了啦。

貓太：好啦，陪你玩，我們從哪裡開始？

熊吉：1943年12月，熊吉的戰爭開始了。

兔美、貓太為熊吉穿上軍服及綁腿。

兔美：他長得像熊，大而穩重，被伍長命名為「熊吉」。

貓太：至於他本來的名字，就留在臺灣等他歸來。

兔美：如果他不幸，不能歸來，那「熊吉」這個名字，將跟著他到靖國神社去。

貓太：如果他幸運返鄉，世界上就再也沒有「熊吉」。

兔美：返鄉的熊吉要怎麼處理關於戰爭的黑暗的記憶？

貓太：不知道。

熊吉：熊吉將不再提起戰爭，直到失智，直到住進安養院，才回想起他經歷過的戰爭。

熊吉穿好軍服，站直。

兔美：熊吉是哪裡人？

熊吉：熊吉來自台中洲，大正十四年出生，十八歲，家裡務農。熊吉是家裡最大的孩子。

貓太：熊吉要去哪裡？

熊吉：新幾內亞的戰場。

貓太：熊吉，別再把護士當成土人了。

兔美：熊吉，你手上的是電話，不是手槍。

熊吉：你們不要吵！這樣怎麼繼續玩？

兔美：你又要我們玩又不跟我們講規則。

熊吉：我哪有不跟你們講。

貓太：好啦。不鬧你了，熊吉要怎麼去新幾內亞？

熊吉：熊吉搭船。

兔美：一艘好大好大的船。

兔美、貓太兩人作划船狀。

熊吉：不是這種船，有甲板和船艙，船艙裡面擠了好多好多人。

貓太：好多好多像熊吉一樣的少年。

兔美：快過年了，熊吉在船上擣年糕。

貓太：吃了年糕又過了一年。

熊吉：一定要賺夠錢再回家。

貓太：怎麼賺錢？

熊吉：一個月有五十元的薪水，去南洋加給四十七元，加起來是九十七元。

兔美：一個小學老師的薪水是二十五元。

貓太：不吃蕃薯籤的有錢人家，家產有一百元，就是家大業大了。

熊吉：熊吉要賺很多很多錢回家。

兔美：熊吉不知道，戰爭結束以後，錢會領不出來。

貓太：熊吉不知道，戰爭結束以後，日本政府會不想賠償他戰爭時的薪水。

熊吉：熊吉不知道，戰爭結束以後，他什麼也不敢說，什麼也不想說。

兔美：熊吉，到南洋之後你要幹什麼？

熊吉：伍長要我幹嘛就幹嘛。

貓太：熊吉，還要多久才會到南洋？

熊吉：還要十天，船艙又熱又擠，我晚上睡不著，都到甲板上乘涼。

貓太：熊吉在船上都做些什麼？

熊吉：和其他人聊聊天，進行訓練，吃摻了沙的飯和涼的味增湯。

貓太：熊吉痛痛快快吃了個飽。

熊吉：戰爭的時候有飯吃，真不容易。

兔美：熊吉到了南洋，都在做什麼？

熊吉：建鐵路，讓港口的病院可以搬遷到山內去。

兔美：港口的病院會被轟炸。

貓太：病院才不會被轟炸。

熊吉：我親眼看見米軍的飛機飛過去，投下好幾顆燒夷彈。

沉默。

兔美：兔美的戰爭在1944年開始。

熊吉、貓太為兔美穿上看護婦的制服。

貓太：兔美是一個怎樣的人？

兔美：兔美十八歲以前是小公司的會計，十八歲以後在馬尼拉的野戰醫院當看護婦。

熊吉：兔美為什麼想當看護婦呢？

兔美：兔美喜歡看護婦的制服，抬頭挺胸在馬尼拉的街上走，什麼事情都讓人覺得新鮮。兔美不想每天作重複的工作，嫁人，生孩子，平凡地終老一生。

貓太：兔美在野戰醫院都做些什麼？

兔美：雖然制服很光鮮，但做的是下女一樣粗重的工作，清洗便盆、幫病人翻身……都是很無聊的工作。每天每天，送來的病人傷勢越來越重，越來越淒慘，有的人甚至看一眼就知道不用醫治了。

熊吉：空襲越來越多、越來越頻繁。

兔美：很多看護婦死於空襲。我拿走她們手上染血的繃帶，清洗之後重新使用……

貓太：兔美，這樣很噁心。

兔美：不然你變出繃帶給我呀！已經連奎寧都沒有了，瘧疾的病人，只能任他們死去……我們開始往山內逃，沒辦法自己行走的病人，我為他們注射毒藥……

熊吉：兔美的戰爭什麼時候結束呢？

兔美：逃去山內的路上，被俘虜了。被俘虜的時候，戰爭就結束了，剩下一切，只是在俘虜營數著回臺灣的日子而已。

沉默。

熊吉：鐵路建好了，我到病院去，做一些粗重的工作，在那裡遇見了貓太。

熊吉、兔美為貓太換上軍服，再添上一件醫師袍。

貓太：不知道是病院裡的生死可怕，還是我歷經的死劫可怕。

兔美：我覺得看見同伴死掉最可怕。

貓太：我看著好多同伴死去，他們都是優秀的醫師，他們在水裡掙扎，呼喊著媽媽。

熊吉：運輸船沈了？

兔美：有一些人活下來。

貓太：不太多，存活率百分之二十五。剩下的人，一些分派到其他戰場，一些人戰爭結束後去革命。

兔美：有個也是看護婦的女孩子，吞了毒藥，很痛苦地死去了。

貓太：為什麼呢？

熊吉：你看，這就是我跟你們說的。

兔美：聽說戰爭結束以後，我們要從日本人變成中國人了。她一邊咳血，一邊喊著，
「我不要作中國人，我是日本人……」聲音越來越小，就那樣抽搐著死去了。

熊吉：在病院死去的人，我搬他們的屍體到外頭去，埋在一個土坑裡。只留下一隻手，燒成灰，和海邊的珊瑚砂摻在一起，放進小盒子裡。

兔美：小盒子是做什麼的呢？

熊吉：我帶了一個小盒子回去，是貓太的骨灰。我不敢去見他的家人，怕他們難過。
我把骨灰放到公所去，讓公所通知他們來領。

貓太：我在街上遇見熊吉，叫住他，熊吉嚇了一跳，拔腿就跑。

熊吉：活著的到底是誰？

貓太：是我呀！是貓太呀！

熊吉：不，不是，貓太得瘧疾死了！你是什麼人？

貓太：我發著幾天幾夜的高燒，根本不知道自己到了哪裡，只覺得被搬去一個很涼爽的地方，有黏呼呼的液體流過我的額頭，我睜開眼睛，發現自己在一個大土坑

裡，很大很大的蜥蜴正在吃其他人的屍體。我撥開屍體，爬起來，發現所有人都都不見了。

熊吉：你不是貓太，我砍下了你的手！

貓太：不，你沒有。燃料越來越少了，你只是把珊瑚砂裝進盒子裡。飛機都用不夠了，哪顧得上死人？

熊吉：我沒有嗎？

貓太：你沒有。

兔美：那公所裡的骨灰，最後是誰領走了呢？

貓太：那只是一把砂。

熊吉：熊吉後來不談論這件事，戰爭結束後，熊吉成為了戰勝國的建築工人。貓太邀請他去診所幫忙，他也以沒有執照拒絕了。

兔美：貓太到底是不是原來那個貓太？

貓太：經歷生死關的人都不是原來那個人。

熊吉：你這樣沒有回答到問題。

兔美：我不要當戰敗國的人。我不想玩了。

貓太：你很掃興耶，好不容易進入狀況了。

熊吉：戰爭結束之後才是新開始啊，你看，兔美變成戰勝國的國民了。

兔美：那兔美會怎麼樣？

貓太：兔美會四處為人接生，嫁人，生孩子，為了戰爭賠償四處奔走。

熊吉：你聽聽看，是不是很好玩？

兔美：貓太呢？

貓太：會在鄉下開一間診所，坐在診所裡看診，直到過世。

兔美：熊吉會被送進安養院。

熊吉：不要提這個。我們來開一局新的。

兔美：不要。你每次都這樣。

貓太：我也不要。

熊吉：好嘛，那我們繼續。

兔美：熊吉進了安養院，發現自己的腦子裡面只剩下年輕時，在叢林裡的記憶。

貓太：自從太太過世後，熊吉的孩子發現熊吉一天比一天奇怪。

兔美：他們接熊吉來同住，但熊吉每天疑神疑鬼的。

熊吉：放開那個人！不可以殺他！

兔美：什麼人？

貓太：哪裡有人？

熊吉：我親眼看見的！他剛剛還在那裡的！

兔美：那裡有幾個人？

熊吉：兩三個人，他們抓住一個人，要放到大鍋子裡面煮。

貓太：根本一個人都沒有！

兔美：為什麼要煮這個人？

熊吉：我不知道.....我不要想起來.....

貓太：你總該想起來的。

兔美：那是不堪的記憶嗎？

熊吉：貓太生病死去之後，野戰病院也形同解散，藥沒了，醫生也死了，我們這些外行人根本不知道怎麼讓醫院繼續存續.....只能眼睜睜看著病人死去，長官下令那天，我們背起行囊，準備出發到更深的山內，若有不能移動的病人，為他們注射毒針.....不知道是活下去幸福，還是這時死去比較幸福.....

貓太：當然是活下去。

兔美：我有時想，在戰敗前死去，大概是比較幸福的事，一切成敗與你無關，你也不會多想，死就是死了。我不相信靈魂存在。

貓太：兔美在戰後過得不好嗎？

兔美：沒有人可以過得好的。

熊吉：我背著行囊往前走，一直走一直走，走到肚子都餓了起來，但沒有糧食，他們說要忍耐，於是我忍耐。忍耐了兩天，真的不行了。我坐在路邊，看著人們經

過，不知道怎麼站起來加入他們。

貓太：熊吉，我們要走了。

兔美：熊吉，跟不上就得把你丟在這裡了。

熊吉：不行，不行，家鄉還有人在等我回去呢。我站起來，繼續往前走。往前走才發現，他們抓住了一個人，拿槍抵著他的頭，喃喃說些什麼。

兔美：殺掉這個人，我們都會得救的。

貓太：他這麼瘦小，夠吃嗎？

兔美：不然，落後的熊吉，會比較好嗎？

貓太：熊吉力氣大，可不會任我們擺佈。他比較瘦小也無所謂。

熊吉：你們在做什麼？放開他！

兔美：放開他就沒有東西吃了。

貓太：熊吉你知不知道狀況啊？我們被司令部拋棄了。

熊吉：拋棄？什麼意思？

兔美：再也不會有補給了。

貓太：他們打算放我們在叢林中自生自滅。

熊吉：那我們該怎麼辦？

兔美：殺死他，吃了他。

熊吉：但他是無辜的。他沒有做什麼壞事……

貓太：在這場戰爭裡，沒有人是無辜的。

兔美：不吃他，我們就吃你！

熊吉：把槍放下，讓我來動手吧。

貓太：你要怎麼做？

熊吉：我在故鄉殺過豬，你們用手槍，會打壞太多地方。那很可惜。

兔美：那你動手吧，我們在這裡看著，別私吞了。

熊吉隨著貓太的話做動作。

貓太：熊吉流暢地切開那人的喉管，剖開肚腹，用小溪的水洗淨腸子和內臟，連腦子和臉頰肉都不放過，煮了一鍋香噴噴的肉湯。

兔美：好久沒吃到肉了。

貓太：熊吉痛痛快快地吃了個飽。

兔美：過了幾天，美國投放了兩顆原子彈，戰爭結束了。

熊吉：我常常想，那個人是不是白死的，但我一直想不起他的臉。

貓太：至少你活下來了。

熊吉：但他沒有活下來。

兔美：我們殺了他。

熊吉：是我動手的。我有罪。

貓太：你殺死敵人，就沒有罪嗎？

熊吉：那是戰爭。

兔美：難道這不是戰爭的一環嗎？

熊吉：殺死同袍是不對的。

貓太：他總是在部隊中欺侮你。

兔美：他拿走最多的補給。

熊吉：但他是長官啊！

貓太：殺死他有什麼錯？

熊吉：這是叛變！

兔美：你不殺死他，也會有其他人殺死他。

熊吉：這樣我做的事情，就會變成對的嗎？

貓太：至少你為了活下來，做了一些事情。

兔美：你的家人也一定會支持這個決定。

熊吉：我怎麼能夠告訴他們？

貓太：熊吉帶著他黑暗的秘密，逃到叢林裡。

兔美：臺灣哪裡有叢林？

貓太：熊吉衝出家門，在街上漫無目的地走著。

熊吉：我走著走著，看到一個公園，有好多鴿子在飛翔，有人在河邊的草地放風箏。

貓太：熊吉想起這裡是哪裡了。

兔美：這是馬場町公園，熊吉有一些朋友死在這裡。

熊吉：公園有一個小土丘，我看著那個土丘，風呼呼地吹，那些人都是有理想的人，他們做了一些事，最後被發現，被槍決了。但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一個有理想的人，我只是工作，結婚，生子，過我自己的人生，只是有時候，我會想起那個死去的人。

貓太：我們每個人都會在漫長的一生中想起很多死去的人。

熊吉：那不一樣，我記不得我殺過幾隻豬、幾隻雞，但我會永遠記得那個人。

兔美：熊吉，每個士兵都曾殺過人。

熊吉：士兵殺的不是自己的同袍。

貓太：就算他那樣對待你，你也覺得他是你的同袍嗎？

熊吉：我不知道。

兔美：你那些死去的朋友，是怎樣的人？

熊吉：他們熱情、溫暖，想要為人們做很多很好的事，至少他們相信那是好的。只是，當戰敗國變成戰勝國那天，他們都發現自己沒有辦法。

貓太：他們被拘捕，他們被槍決。

熊吉：我偷偷來馬場町看過一次，他們死得好慘。最後那些屍體都不知道去哪裡了，我有時候會想，在戰爭時，他們的身體可以給多少人吃。

兔美：有個死在這兒的人說，可以用他的血，去種空心菜給人們吃。

熊吉：我躺在土丘旁，想著，這些人躺在這裡是什麼感受。風呼呼地吹，一隻鴿子落在我身旁，我眯起眼睛看著太陽，原來是這樣的感覺。

貓太：後來，熊吉被家人找到後，送進了安養院。

熊吉：我不覺得他們哪裡錯了。必須被這樣殺害。

兔美：有時候沒有錯不錯，只有你身處哪裡的區別。

貓太：在戰場上殺人沒錯，在平和的小島上殺人，也沒錯嗎？

熊吉：你小聲一點，別給別人聽見。

兔美：進了安養院的熊吉變得疑神疑鬼。

貓太：熊吉本來就疑神疑鬼。

兔美：他變本加厲。

熊吉：放下那把槍！

貓太：那不是槍，是電話。

兔美：他已經太老了，老得分不清現實和幻想。

熊吉：那不是幻想，那些幻想都是曾經存在過的事實。

貓太：那，熊吉歷經了怎樣的現實？

熊吉：熊吉不想說。

兔美：熊吉要帶著進墳墓嗎？

熊吉：對，我不說，就沒有人知道。

貓太：但你的子孫想繼續把故事說下去。

熊吉：那不該被記下。

兔美：所以希望你他們記得你什麼？

熊吉：我是一個胡言亂語的老人。我希望他們什麼都不要記得，讓我的記憶就此湮滅消失。

貓太：歷史不該這樣走的。

熊吉：遊戲不該這樣玩的。

兔美：這才是遊戲的本質，你不要隱藏真正好玩的地方。

貓太：熊吉，快多說一點。

熊吉：我不要。

兔美：這樣就不好玩了。

熊吉：我已經覺得不好玩了。

貓太：熊吉，不要不配合啦，這樣很無聊耶。

兔美：是你先說要玩的耶。

熊吉：都沒玩到戰勝國的部分，不好玩啦。

兔美：後來，成為戰勝國國民的熊吉怎麼了？

熊吉：熊吉為大量的難民興建房屋，他是一個稱職的建築工人。

貓太：熊吉的朋友因為酒後和人起口角，鬥毆時死去。

熊吉：熊吉不煙不酒，後來進了食品工廠當作業員。

兔美：熊吉工作認真，後來升任主管階級。

貓太：熊吉其實不是不喜歡喝酒，是不敢喝酒。

熊吉：喝酒總會讓我想到天皇御賜的「最後一杯酒」。

兔美：那是什麼？

熊吉：據說，要玉碎的部隊都會收到這樣的酒。

貓太：什麼是玉碎？

熊吉：為天皇犧牲。

兔美：做什麼犧牲？

熊吉：死去。

貓太：怎樣死去？

熊吉：和敵人同歸於盡。

兔美：熊吉為什麼知道這個？

熊吉：這是常識。

貓太：我就不知道這個。

兔美：我也不知道。

熊吉：我知道。因為我在那裡。我的部隊是被命令要「全員玉碎」的部隊。

兔美：那你為什麼在這裡？

熊吉：我沒有遵守命令……我逃走了。

貓太：什麼意思？

熊吉：趁著他們鎮夜哀鳴般地唱著軍歌，喝光最後一滴酒，吃盡最後一點口糧……我背叛了他們，我是個懦夫，我逃走了，我殺死瞌睡的哨兵，離開營地，往黑夜的叢林狂奔……

兔美：你自己一個人？

熊吉：不是。

貓太：有一群人？

熊吉：我們在叢林裡走呀走，直到真的一點辦法都沒有了，才殺死了那個人……

兔美：後來，那個晚上，你做了什麼？

熊吉：我看見圓圓的月亮高高掛在樹梢，我對月亮說，月亮啊，原諒我，我不想死在叢林裡，用軍刀刺穿自己的喉嚨，請不要這樣看著我……

貓太：最後熊吉還是被抓住了。

熊吉：米國人抓到我的時候，我鬆了一口氣，終於不必再被不斷移動的、黑糊糊的影子追著跑了，戰爭結束了，餘下的會永遠糾纏在我的夢裡，只要我閉上眼睛，就會浮現他們的臉容，他們對我說話，問我，為什麼沒有和他們一起埋骨於幽深的叢林……

兔美：那不是你的錯。你只是想活下去。

熊吉：真的嗎？可是，那麼多人死了……

貓太：天皇可沒有覺得這是什麼問題。

熊吉：我還記得，那是我最好的時候……徵兵的號角響了，人們揮舞著太陽旗，招集青年們一起去建立大東亞的樂園……我們脫衣接受檢查，健壯的男子要被派去南洋的戰場。（停頓）我怎麼就真的去了呢？

兔美：你不能違逆天皇的命令。

熊吉：我總有辦法逃過吧？

貓太：我不知道，我的父親和地方上的勢力交惡，於是他們將我派到了戰場上。

兔美：你逃不過的，你是一個如熊一般健壯的男子。

熊吉：我從戰場上逃回來了，但其他人沒有……沒有人告訴我那邊的消息。回來的只

有他們的頭髮和遺書。那是戰前統一交給軍隊的。作為被留下來的人，我一無所知。（停頓）我只能不斷地編著故事，假裝我和他們在一起，是我親眼見證了他們的死亡。否則我無法說服自己，費盡心力逃避命運，沒有毫無意義地在戰爭中死去，卻毫無意義地活著……戰爭結束後，我離開家鄉，有一陣子去到港口，隨船遠行，我什麼地方都待不住，在每個角落不斷尋找，越想逃離，那東西就跟越緊……我看著海，有時想跳進海裡，到那些已離開的人身邊……好幾次了，最後我活下來，卻依然害怕毫無意義地死去。

沉默。

熊吉：戰後，國家將活下來的人視作恥辱，所有歸來的人都默不吭聲，任由國家將他們帶到法庭、帶到刑場，像動物一樣被帶到人們面前展示……這不是我深深相信，並且要為之獻出生命的日本……如果我不繼續記得他們的名字和樣子，所有死去的人只會變成一小塊木板，寂寞地躺在神社裡。

兔美：我不知道在靖國神社的名簿上，有沒有同伴的名字。

貓太：臺灣人也可以進入靖國神社嗎？

兔美：他們說可以，那就是可以吧。

熊吉：我其實也不在乎他們在不在神社裡頭，那只是一塊木板而已。

貓太：他們都死了。

熊吉：我也快要死了。

兔美：也許吧。也許你可以活著看到子孫移民到火星去。

熊吉：我不知道。也許吧。

貓太：遊戲結束了嗎？

兔美：在熊吉把事情都說出來以前不會結束。

熊吉：我什麼都說了。

貓太：遊戲結束了。

兔美：誰贏了？

熊吉：沒有人是贏家。

貓太：就連戰爭的贏家都沒有嗎？

熊吉：沒有。

兔美、熊吉、貓太一一脫下身上的服裝，掛回衣車。

第二場結束。

